

<<奸细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奸细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1124976

10位ISBN编号：7541124974

出版时间：2007-4

出版时间：四川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罗伟章

页数：24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前言

百年中国文坛，有过两次光荣的大喷发，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。然而，一段时间以来，文学写作与文学出版中，病态与疲软的作品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，喧闹浮躁，苍白肤浅。

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人，我们时时在思考：我们的时代，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？我们应该为读者奉上怎样的作品？而究其根本，文学打动人的力量在哪里？思考和追寻的过程毫无疑问曲折艰辛。

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，腐水见底，泡沫散尽，露出来的即是粗糙的河床、冷硬的石头。

近些年来，便涌现出了一批有良知的实力派作家。

他们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。

他们的文风粗砺如沙，锋锐似刀。

他们写作的目的在于原生态地反映生活。

他们提笔的态度诚恳朴实，全然摒弃对于文学技巧的炫耀卖弄。

唯其真实，所以动人心肠。

唯其真实，它们充满力量。

唯其真实，我们从中能够听到广大民众最深切的呼声！文学，从来不是个人的命运，而是社会千百万人的命运。

我们怀真诚之心，将他们的作品聚合成书，结集出版，诚恳地奉献到读者面前。

它的阅读过程也许不会轻松愉快，但至少能够让你感受到疼痛的力量——如果，你的心中尚有热血未凉。

<<奸细>>

内容概要

百年中国文坛，有过两次光荣的大喷发，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。然而，一段时间以来，文学写作与文学出版中，病态与疲软的作品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，喧闹浮躁，苍白肤浅。

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人，我们时时在思考：我们的时代，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文学？我们应该为读者奉上怎样的作品？

而究其根本，文学打动人的力量在哪里？

思考和追寻的过程毫无疑问曲折艰辛。

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，腐水见底，泡沫散尽，露出来的即是粗糙的河床、冷硬的石头。近些年来，便涌现出了一批有良知的实力派作家。

他们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。

他们的文风粗砺如沙，锋锐似刀。

他们写作的目的在于原生态地反映生活。

他们提笔的态度诚恳朴实，全然摒弃对于文学技巧的炫耀卖弄。

<<奸细>>

作者简介

罗伟章，男，四川宣汉人，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，现就读于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饥饿百年》《寻找桑妮》《在远处燃烧》中篇小说集《我们的成长》《奸细》等。曾获人民文学奖、中篇小说选刊奖、小说选刊奖、四川文学奖等。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现居成都。

<<奸细>>

书籍目录

奸细河畔的女人佳玉水哪里是天堂大嫂谣

<<奸细>>

章节摘录

奸细 徐瑞星很想丢下筷子就走人，但他到底没这样做，那就太失礼了。尽管是处在不同阵营里的竞争对手，但人家花钱请了你，从身份上说，你也不过是新州二中高中毕业班的教师，而人家黄川是新州五中的教务主任，这有区别；最重要的是人家说了半天也没强迫你。虽没走人，但徐瑞星的脸色还是十分难看，短促浓烈的眉毛挤成一堆，像没点燃的柴火，直往外冒烟。

黄川见状，说算了徐老师，就当那些话我没说。但徐瑞星心里有了疙瘩，酒也不想喝了。不喝就不喝吧，事实上两个人已经喝得差不多了。黄川递过来一支香烟，徐瑞星接了，刚点上，黄川就说，徐老师，反正时间还早，去洗个脚吧。徐瑞星连连摆手，说我还有事，不去了。黄川有些尴尬，说徐老师你放心，就洗个脚，别的啥也不干。徐瑞星吐出一团浓黄的烟雾，吐得很重，嘴巴和鼻孔都发出很响的哨音。就去旁边的“春秋洗脚坊”，黄川又说，正规得很。徐瑞星说老黄，我真还有别的事，要早些回去。黄川很体己地碰了一下徐瑞星的胳膊：要不了多长时间的，如果不修脚上的老皮，最多半个小时就完事。

徐瑞星站起身说，算了，真的算了。黄川也只好站起来，说既然这样，那就下次吧，徐老师。徐瑞星心里想，我跟你不会有下次了！两人一同出了包间，黄川却没跟着徐瑞星朝下楼的楼梯口走。徐瑞星懂他的意思，每年的这时节，各个学校都风声鹤唳的，教师间的私下接触很敏感也很犯忌。独自下楼，过了马路，徐瑞星立即摸出手机，给他那个同学打电话。他跟黄川这次接上头，搭桥的就是那个同学。那天同学说他有一个好朋友，人品学识都不错，希望介绍给徐瑞星认识。今天徐瑞星到事先预订好的酒楼包间里，见只有一桌好菜和一个陌生人，却没有同学的影子。陌生人大约有五十岁，脸色跟土地的颜色差不多，见了徐瑞星，他身子一弹迎过来，说你是徐老师吧？我叫黄川。

随后就抓住徐瑞星的手紧紧相握。他的手也呈深褐色，却软得像熟柿子，徐瑞星像摸到了什么不该摸的东西，带一丝惊慌地迅速把手抽了回来。两人落座后，边抽烟边等人，没等几分钟，同学的电话来了，是打给黄川的，听说徐瑞星到了，同学就让徐瑞星接，他说伙计，对不起呀，我报社有点急事，来不了啦。两人只好吃。边吃边拉扯闲话，都是不着边际的，直到喝了好多杯啤酒，黄川才亮明自己的身份。徐瑞星顿时有了警惕，想到他那同学的老婆在五中教务处工作，更觉不妙，一口酒便梗在喉咙。黄川见徐瑞星这样，就不绕弯子，将他的意图针针见血地挑明了。毫无疑问，这场所谓的朋友聚会，其实是同学帮助黄川挽了个套子，就看徐瑞星往不往里面钻。新州城被宽阔浩荡的巴河分为南北两个部分，河上虽有大桥贯通，但若干年来，南北片区已形成了各自独立的体系，人们在生活上也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空間，彼此的往来并不多，二中南城，五中在北城，而黄川却知道南城腹地的春秋洗脚坊“正规得很”，可见他是考察过的，为这场聚会，他是用了心的。

这让徐瑞星有种被捉弄的感觉。他边走边给同学拨电话，拨了好多次都占线，到底接通了。徐瑞星开口就骂：你他妈的吴二娃，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吴二娃的大号真的就叫吴二娃，是徐瑞星的大学同学。他说咋啦？这是咋啦？徐瑞星继续骂：你自己是猪狗，就以为别人都是猪狗？吴二娃委屈地哎呀了一声

<<奸细>>

，说你龟儿子徐瑞星，我只不过给你介绍个朋友，哪一点惹了你？要是不喜欢他，今后不来往就是嘛——你发这么大的火，是不是他让你埋单了？徐瑞星知道吴二娃在装糊涂，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，你是哪路货色，未必我还不清楚！吴二娃呵呵地笑起来，说老徐呀，你也要体谅我的难处，我老婆在他手下讨生活，他让把你介绍给他，还敢拒绝不成？要不是你老婆讨好卖乖，他怎么知道有我这个人？我们根本就不认识！你介绍千个万个，也不该介绍我。

你这是害我呀！要是二中知道了，哪怕我啥也没干，也只能卷起铺盖走人！吴二娃叹了口气，才慢条斯理地说：亏你徐瑞星读大学的时候当了四年副班长，胆子咋就这么小呢，连麻雀胆都不如的。

你这算个什么卵事呀，就吓成那样了？我不是被吓住了，徐瑞星说，我在二中教了十几年书，多多少少对它还是有一点感情的吧。

电话那边发出一连串嘴皮子打碰的声音，算了算了，不要给我说这些，我听了头昏。

我知道你不懂，像你这种油滑惯了的人！好，我油滑，你高尚，我告诉你徐瑞星，以后再遇到这种好事，想我告诉你也不可能，你不干就不干，别损人——你不干有的是人干！几天过去，徐瑞星都提心吊胆。

侯校长天天往高三办公室跑，每次来都向大家交代：还有百多天就高考，各位说话做事，要检点些，对学生信息要随时保管好，决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不慎，让外校知道尖子生家的电话和住址。那些掐尖儿的家伙——高考前夕把外校尖子生挖走，叫“掐尖儿”——不可能跑到学校来抢人，都是去做家长的工作，然后让他们阴悄悄地转学。

我说个不好听的话，尖子生的家庭信息比你们家的存折还重要，存折丢了，还有密码；密码丢了，钱被盗取了，还有警察帮忙追讨；尖子生丢了，就再也追不回来了！教务处桂主任来得更勤，话也说得直接：现在，有人专门在其他学校养线人，请几顿饭局，给一点儿钱财，让他们把本校尖子生的秘密泄露出去；我提醒大家，如果有人找到你们的名下，你们要能抵制诱惑，千万不能干那事，那是吃里爬外的事，干不得！现在所谓的线人，其实就是过去通常说的奸细吧，大家想想，如果有人叫你奸细，那会是个什么感觉？虽然我很相信大家，但我还是要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要是有人不听招呼，学校将严惩不贷！每次侯校长和桂主任这样说话，徐瑞星都觉得说的是自己，禁不住耳根发烧，为了掩饰，他还故意走到侯校长面前，汇报一下他班上的近况。

其实都是些老话，但侯校长总是侧着头，很认真地听。

他讲完了，侯校长还要鼓励几句。

侯校长和桂主任对他都是很信任的，最近三年都让他教高三，今年还当了火箭班的班主任——新州二中高三共有十六个班，文理科各组建一个最好的班，就叫火箭班。

火箭班之下，又各有两个重点班，徐瑞星是语文教师，带的九班却属理科火箭班。

高三教师虽然格外辛苦，但他们在社会与学校都有地位，收入也高——毕业班学生周末都补课，补课就会有补课费；还有堆积如山的参考书、模拟试卷、诊断试卷，教务处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都要得很大一笔回扣，桂主任从不私吞这些回扣，他将回扣分成不同的等次，一分不剩地发给高三教师。

直到半个月后，徐瑞星的心才算定下来。

他查找手机的未接电话，没有一个是吴二娃和黄川的，证明那件事已经过去了。

过去了就好！徐瑞星不是那种冒风险的人。

徐瑞星是过日子的人。

能过上现在的这份日子，他觉得委实不容易。

工作上并没有多少波折，大学毕业后，他分回老家县城教书，几年后市二中招教师，他来应聘，很容易就被录取了，试用期满就调了过来。

关键是生活上徐瑞星有难言之苦，他结了两次婚，第一个老婆十四年前就死了，得的是子宫癌，死的时候也没留下一男一女。

现在的老婆叫邹静，是通过婚姻介绍所认识的，没工作，生儿子前，她偶尔还去外面打点零工，儿子一出生，就干脆在家当起了全职太太。

徐瑞星让老婆把主要精力用来照顾儿子，他的收入养得活一家人。

四十多岁的人，还谈不上老，但徐瑞星真有老年得子的心态。

邹静比徐瑞星小了十多岁，年龄上的悬殊，让她觉得对徐瑞星直呼其名很不好意思似的，哪怕两口子

<<奸细>>

赤条条地躺在床上，也把徐瑞星叫徐老师。

徐瑞星很习惯这种称呼。

他爱第一个老婆是当成妻子来爱的，爱第二个老婆是当成妻子和女儿来爱的。

他觉得这种关系非常好，有股蔗糖一样的甜味儿。

P1-4

<<奸细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